中國情

延　靜

東西走廊

她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紹：「我叫韓京我，韓國的韓，北京的京，你我的我。」是一位韓國女大學生，中文咬字很準確，還有幾分得意。我趕忙對她說：「你的名字很好，容易記住。」她說：「那好，我將全程陪您，照顧您。」我笑着一再感謝她。

這是二〇〇九年六月中國青年代表團到達首爾的一幕。那次代表團規模很大，一共二百人，由來自北京、四川、雲南和貴州的青年組成，都是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只有我這個團長年過古稀。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韓國方面單獨爲我派了一位志願者。

細看站在我面前的女孩，個子高挑，曲鬈髮型，面容嬌好，原來她是有名的梨花女子大學的中文研究生。她就是在這所大學讀的中文，畢業後留校繼續讀研，還有兩年就要畢業了。從我們認識起，她就一直陪同我，外出同車，參觀同行，吃飯在同一張桌上落座。

一天上午，全團在首爾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有名的古跡景福宮，下午按計劃去明洞商業街採購，這也是年輕人最希望、最高興的一次活動。明洞商業街我十分熟悉，因爲中國駐韓國大使館就曾在明洞區，我曾去過多次，不過離開它畢竟已十多年，也很想再去看一看。而且我還有一件事要辦，就是受朋友之託，買韓國最好的染髮劑帶回去。到達明洞商業街，看到仍同往日一樣繁華熱鬧。街道不寬，縱橫交錯，店舖林立，人流湧動。約好集合時間和地點後，全團人員即自由行動，走街串店去選購各自喜好的商品。我不知進哪家商店好，幸虧有韓京我幫忙，她好像多次來過這裡，很熟悉街道和商店的情況，甚至熟悉售貨員。在她的帶領下，我們走了幾家化妝品商店，很快就選好中意染髮劑。

旅遊一路，韓京我一直陪在我的身邊。她告訴我，她很喜歡中國，願意學好中文，有一天能去中國。我對她表示很理解，希望她早日實現中國夢。她辦事很細心，我雖腿腳利落，但上車下車她都要攙扶我一下。全團年輕人爲旅遊方便穿的都是休閒服，而我因途中有幾次正式拜訪活動，只好按韓國習慣穿西裝，每次拜訪結束再乘車時，韓京我就把我脫下的西裝上衣，小心地疊好放在不受壓的地方。我曾在韓國呆過多年，本以爲對這個國家了解得不少，這次才眞正感到，一個國家不是幾年就可以了解透的，而每當這時，韓京我就成爲我的老師。我提出的一些問題，她都做了解答，有的她不了解，就通過手機和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電腦，很快了解後把結果告訴我。旅遊過程中，她也問了不少關於中國的問題，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每當我回答時，她都聽得很入神，好像怕漏掉什麼。

在結束釜山參觀後，我們乘飛機到了韓國旅遊勝地濟州島。去前韓京我就告訴我，她的姥姥在濟州島居住，她已經好長時間沒有與她見面。我說，這次去濟州島，你要抽時間去看看她。她說她也希望，但要看有沒有時間。到達濟州島當天下午，天氣陰沉，不過還沒有影響我們遊覽，但到第二天清晨竟電閃雷鳴，大雨傾盆，不能外出。等到十點左右，雨小了，我們才去成山頭遊覽，登上山頂，一覽浩瀚大海。然而下午又下起雨來，影響了我們出行。當日晚上，是代表團在韓國的最後一夜，中韓兩國青年在酒店大廳聯歡，各自都出了多個節目，載歌載舞，依依惜別，直至深夜。幾天來相處親密的中韓青年，分手時心情激動，相互擁抱、落淚。直到這時我才知道，韓京我爲了準備這次聯歡，一直忙於工作，沒來得及回家看望姥姥。告別時她走到我面前，還沒等我開口，她就對我說：「離姥姥家很遠，沒有能回去，只打了個電話，但一路陪您，感到您就像我的爺爺一樣，我很滿足。」說罷，她竟擁抱着我落下淚來，我的眼圈也熱了。

一年多過去了，我還記得這個故事，一個眞實的故事。

說風流

李建永

文化什錦

一、說風流，其實有說不盡的風流。僅風流兩個字就非常有趣。風，是空氣流行；流，是水體流動。風使空間有了向度，流使時間有了量度，即所謂風行天下，時光如流。風與流一結合，就灑脫了，奔放了，就有了大自在、大自由。然而，過分灑脫奔放脫韁野馬也不行，否則，風流就會蛻變爲末流乃至下流。

二、早期將風流二字聯用，是指自然界風的流動；進而引申爲「像風一樣流行」，多指教化、風化之流行。指教化流行的，如《漢書・董仲舒傳》即有「風流而令行，輕刑而奸改」，《後漢書・王暢傳》亦有「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指自然風流動的，如王粲《贈蔡子篤》詩云：「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風吹過，雲飄散，了無蹤影，多麼瀟灑愜意，又何其飄忽悵然！這種高遠之意境，奇妙而美好，故一直風行後世。宋之問賦云：「未窮觀而極覽，忽雲散而風流。」李商隱詩曰：「風流大堤上，悵望白門裡。」王安石亦有詩云：「雲散風流不自禁，天涯無路盍朋簪。」

三、風流，從自然界風的流動，自然地過渡到讚賞大自然的美麗風景。李清照《滿庭芳》詞曰：「難言處，良宵淡月，疏影尙風流。」辛棄疾《鷓鴣天》詞亦云：「書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風流。」陳與義《山中》詩亦有：「風流丘壑眞吾事，籌策廟堂非所知。」簡齋還另有一首《微雨中賞月桂獨酌》詩云：「人間跌宕簡齋老，天下風流月桂花。一壺不覺叢邊盡，暮雨霏霏欲濕鴉。」一壺濁酒，微雨賞桂，遠離塵囂，放情山水，是多麼地悠然自得！

四、「兩晉崇玄虛，風流變華夏」，「衣冠重文物，詩酒足風流」。風流，在風一樣流傳的過程中，已然凝結爲一種美——既狀風景美，亦喻人物美。王謝子弟，玉樹臨風；潘安杜父，神仙中人。魏晉風流人物，在《世說新語》多有記述，他們風雅飄逸，爽朗清舉，吃「藥」飲酒，談玄說理，可謂眞性情中人。《晉書・劉毅傳》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戴復古詩曰：「風流晉人物，高古漢文章。」杜牧亦有詩云：「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當然，風流也是有條件的。俗話常說：「馬行無力皆因瘦，人不風流只爲貧。」秦韜玉《貧女》詩云：「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貧窮與風流，的是風馬牛。設若詩翁孟浩然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縱然是詩仙李白，亦難寫出「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這樣瀟灑優美的詩句吧？

五、而且，風流不僅是優美，亦飽含壯美；它不僅可以品題風雅標致的美好人物，亦可譬喻驚天動地的豪傑英雄。「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三國，是一個需要英雄、同時也是英雄輩出的板蕩時代。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寫得好：「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然而，世事滄桑，人生如夢，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對此，辛稼軒《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寫得精絕：「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六、「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尙存。」《易》之《渙》大象辭曰：「風行水上，渙。」「風行水上」不就是「風流」嗎？「渙」乃水面擴展開來的波紋，比喻富有文采。文采風流與風雅、風騷，意旨頗相近。有道是，三光日月星，四詩風雅頌。風雅本是《詩經》中《國風》與《大雅》《小雅》之合稱，而風騷亦是《國風》與《離騷》之璧聯。故風流、風雅、風騷多喻指翰墨詩文乃至風格流派。高適有詩：「晚晴催翰墨，秋興引風騷。」杜甫有句：「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黃庭堅詩云：「千古風流有詩在，百憂坐忘知酒聖。」楊萬里亦云：「傳宗傳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風流。」倘有哪一位高士的詩文，意境幽遠，超逸佳妙，便配得上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含蓄》之評價：「不着一字，盡得風流。」

七、《易》云：「巽爲風。」《序卦》亦云：「巽者，入也，入而後說（悅）。」風的本性無孔不入，且令人舒暢，故風隱喻性。《尙書》有「馬牛其風」，《左傳》有「風馬牛不相及」，此處「風」當發情講，故孔穎達疏：「牝牡相誘謂之風。」推而廣之，情侶之間的爭風吃醋，亦稱風醋。風流的風，便是風馬牛的風，風醋的風，風情的風，風月的風，風俗的風。風關乎性，俗近乎慾，故風俗每與食色相關。食與色是人的最根本需求，也是最搔人癢處的興奮點。這也正是「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的深層原因所在。須要分辨的是，風流雖有時亦當風氣、風尙、風俗講，如《漢書》即有「（孝文帝時）風流篤厚，禁網疏闊」以及「（山西之地）歌謠慷慨，風流猶存」之語；然而，風流與風俗，「風」相近也，「俗」相遠也，因爲風流畢竟是一樁「韻事」。而且，風流二字，有主有次，風有骨，流無形，風流風作主，有流亦有止；不然的話，紅塵滾滾，隨波逐流，流散人心，流蕩人性，便會導致「風流俗敗」、「禮崩樂壞」之亂局。（上）

《我與地壇》中的「我」走了

段懷清

人與事

今天是二〇一〇年的最後一日。昨天，趕在新年到來之前，寫了篇《談虎說兔》的短文，聊作新年試筆。晚上友人餐敘，有飲酒，但今晨還是在六點就起床了——一年不勤快，至少在一年中的最後一天早起一下，心理上多少亦是點寬慰。

就在打開電腦、瀏覽新聞的時候，注意到「著名作家史鐵生今晨病逝」的消息，心裡便有些沉重。這段時間，華北大地天氣變化劇烈，尤其是風雪天氣頻繁，這對那些常年受高血壓、心臟病等疾病困擾的人來說，無疑是麻煩與考驗。而新聞中說史鐵生，就是因腦溢血突發不治而病逝的。對於一般讀者來說，這則新聞的影響力，遠不及那些娛樂明星們託人故意製造出來、專供吸人眼球的所謂「新聞」有趣。而對於那些有閱讀習慣，尤其是偏好閱讀文學作品的讀者們來說，這則消息，可能會讓他們在二〇一〇年的最後一天，有一些異樣的感受。這可能讓他們產生一些懷舊的感傷，甚至還可能讓他們做聯翩之聯想——這是否是一個預兆，一個有關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預兆？

史鐵生是一個作家，這不僅讀過他的作品的讀者們知道，甚至一些沒有讀過他的作品的人也可能聽說過。後者之所以可能聽說過，不僅因爲史鐵生是個作家，更關鍵的是，他是一個在失去了雙腿行走能力之後，成就了自己在文學寫作上的個人輝煌的——史鐵生是一個不能行走、只能在輪椅上觀察與思考、沉浸與寫作的當代作家。

輪椅與作家或者輪椅與文學之間的關係，似乎有多說幾句的必要。當代中國寫作者中，坐在輪椅上且仍寫出了讓讀者的心靈感動、讓讀者的思想開展並深刻的作家，顯然並非史鐵生一人。輪椅的「限制」，是否亦殘酷地意味着生命中某些難以超越或者無法超越的「極限」，而對一個身陷其中的個體生命來說，這種極限經驗，又是否在某種意義上成就了他們用另一種方式來超越極限和極限經驗的思考與探索？答案並不清楚，甚至只能說「不知道」。但史鐵生的文字，似乎可以爲上述追問，提供一些思考的空間或線索，其中，就有他廣爲閱讀的作品《我與地壇》。

印象中《我與地壇》最初發表在《上海文學》上，而且還是發表在「小說」欄中，而今天該文更傾向被認爲是一篇難得的「散文」。《我與地壇》不是說故事——既不是說「我」的故事，也不是說母親的故事，而是一個輪椅上的人，在一座具有漫長歷史歲月的冷清園子裡的獨坐、觀察、冥思甚至苦想。思想什麼呢？或許是生命的意義，有自己的，有母親的，甚至亦有輪椅邊過往者的；或許是感慨於命運，亦或許是一些更神秘亦更無奈的散漫冥想，讓這篇文章，在時間、空間與個體生命之間，形成了一種當代文學與當代人極爲需要的觀察與思考視角。那種看似漫不經心的「眼光掃瞄」與「心靈掃瞄」之中，又無不浸漫着輪椅上的坐者超越極限的深沉渴望與理性認識到自己當下眞實處境之後心境逐漸呈現出來的通透與明澈。文章中偶爾波泛起來的「抱怨」情緒，亦不過是平靜得有些讓人難以置信的自我心境中的縷縷漣漪而已——獨坐者的心，如波心，似明鏡。

有了這樣的超越，輪椅上的坐者也就沒有了來自內心的困擾，至多不過是肉體上、生理上的困擾和痛苦了，儘管這樣的困擾與痛苦，有時候實在難以承受，但這麼多年，在《我與地壇》之後，我們所聞者，也還是輪椅上的坐者淡定而通透的思想者形象。

如今，輪椅上的坐者走了，輪椅空了。肉身的羈絆與痛苦，再也不能限制和折磨一個並沒有失去對於遠方、高邈、深邃以及自由的思考與嚮往者的精神了——他終歸徹底擺脫了所有一切可能的限制與折磨，進入到一個他曾經想像、冥思的神秘之域了。亦或許，那裡對於他來說，已早不再神秘。再說一遍：《我與地壇》中的那個「我」，走了……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冬梅

（網上圖片）

鋼琴老師海倫

莫尼卡

域外漫筆

海倫是我的鋼琴老師，今年九十一歲了，沒錯，是九十一歲。這聽起來有點離譜，是不是？九十一歲的老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應該是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形象了：思維紊亂，表達不清，聽覺不靈，行走顫顫巍巍，哪還能教鋼琴？

但海倫耳不聾，眼不花，行動依然矯健。她一生以教鋼琴爲業，不過早就退休了，我是她目前唯一的學生。海倫的丈夫四年前去世了，她一人留在住了六十年的房子內，與兩架史坦威三角鋼琴爲伴。靠門口的那架鋼琴上放着她丈夫，一位高大英俊紳士的照片。丈夫在世時，兩人是三藩市交響樂團音樂會的常客，如今卻有四年沒去那裡了，心中甚是失落。海倫的第二架史坦威是在她七十歲時買的，當時她對丈夫說想再買一架鋼琴，不過直立式就行了。但丈夫又爲她買了一架三角琴。兩架史坦威給海倫帶來無窮樂趣，她與學生合作了許多雙鋼琴曲。每當談到這些往事，海倫就會拿出一些昔日學生的照片與我分享那些好時光，也會引起對丈夫的深切懷念。美國人對衣飾的審美口味可能是與生俱來，海倫也一樣，儘管在家上課，她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一次穿着隨便了些，還向我打招呼表示抱歉。九十一歲的海倫照樣開車，到超市購物，到餐館吃飯，出入自如。她的行事曆寫得密密麻麻的。每天都有好幾件事情要做。有一天她告訴我，她當天與一位朋友到餐館共進午餐，而這位朋友九十九歲了！「與他相比，我還是小妹妹！」海倫這樣說着，臉上不無自豪和欣慰。

九十一歲的海倫思想開放，特立獨行，對現代作曲家，對爵士，藍調等現代音樂也有極大興趣，她介紹我彈名不見經傳的法國現代作曲家作品，卻不喜歡人人喜愛的貝多芬的《致愛麗絲》，「我從未教過學生這首曲子」，她這樣直言不諱地告訴我，一點也不怕得罪了貝多芬。有一次我說起法蘭克史納屈的歌，她立即眉飛色舞地在琴上彈出《噴泉裡的三枚硬幣》，《帶我飛向月球》等曲子，就像回到了五六十年前。

海倫對學生要求嚴格，這令我每次去上課都「戰戰兢兢」，也常爲自己未能達到要求而抱歉，不過每當這個時候，她倒是會反過來安慰說：沒關係沒關係，我小時候也這樣，在家練得好好的，一到老師面前，就慌了神了。有時候，海倫會與我談起對那即將到來日子的恐懼：繼丈夫之後，不少堂表兄弟姐妹和兒時的朋友都一個個離她而去，「It's scary」，她說，接着又加上一句：「但這就是人生，不是嗎？每個人都要面對這樣的現實。」所以她珍惜每一天。我對於她好久沒去音樂廳的遺憾心有戚戚焉，主動提出在我訂票時加上她的一份，並趁機將郎朗、李雲迪、王羽佳介紹給她。九十一歲的海倫就像小孩等待過聖誕節那樣，開始了對六場音樂會的等待，生活也就更豐富起來。

糖炒栗子

魏泉琪

飲食男女

小時候跟隨父親去過天津，見到過栗子樹，樹冠濃翳，撐出很大的一片蔭涼世界。栗樹開的花，像野地裡的狗尾巴草，鵝黃色，散發出淡淡的栗香。花掉落地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可以拼成各種各樣的動物圖形，這是孩子們很好玩的一種遊戲。一到秋風起時，糖炒栗子便在街頭飄香了。於是想起小時候在上海讀書時，每到秋天糖炒栗子上市的日子裡，傍晚放學回家，路過成都北路的栗子大王「新長發」，那栗子是正宗的天津良鄉產品，栗香陣陣，送入鼻管，這擋不住的誘惑，不由得不往口袋裡掏錢。這樣直到走出秋季，並且持續了好幾年，終於在那個市立和安小學畢了業，換了教會學校青年會中學，但徹底告別「新長發」，是在進了大學以後。

糖炒栗子以熱吃爲佳，即炒即食，尤其香甜軟糯。隔夜則冷硬，香味亦大減。北宋蘇轍吃栗更有講究，他有詩道：「老去自添腰腳病，山翁服栗傳舊方。客來爲說晨興晚，三嚥徐收白玉漿。」明人李時珍讀此詩後深爲嘆服：「此得食栗之訣也！」不過，我們無論如何做不到，蓋我們沒小蘇那份篤悠悠慢吞吞「三嚥」而後「徐收」的耐心也。

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李和兒」條記載：「故都李和炒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閣出使虜廷。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炒栗各十裹（十裹即十包）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讚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放翁筆記這一則寫得特別動情。汴京李和家的糖炒栗子是當時的名牌產品，別家想盡法子也比不上。後來金兵攻入汴京，強迫商民北上，李和家亦在其中。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後，就吃不到李和家的炒栗了。這則筆記前人也多有說及。清人趙翼《陔餘叢考》說北京炒栗最佳，即引李和兒之言爲證：「蓋金破汴後，流轉於燕，仍以炒栗世其業耳，然則今京師炒栗是其遺法耶？」

據行家說，糖炒栗子一要栗子大小均勻，不能大小混炒；二要所用的砂粒須經嚴格篩選，粒太粗易炒焦糊，太細又會影響炒栗的味道；三要飴糖和粒的比例恰當，過與不及都不宜；最後取決於火候。火力不足，要炒出「僵粒」；火候太過，又會出現「爆粒」。據陸游所記，糖炒栗子在我國至少有八百多年歷史了。到了遼代，皇室不僅闢有專門的栗園，而且還設有專職人員負責糖炒栗子一事。

周作人《藥味集》中亦有《炒栗子》一文，云：「糖炒栗子法在中國殆已普遍，李和家想必特別佳妙……三年前的冬天偶食炒栗，記取放翁來，陸續寫二絕句，致其懷念，時已近歲除矣。其詞云：

燕山柳色太淒迷，話到家園一淚垂。
長向行人供炒栗，傷心最是李和兒。
家祭年年總是虛，乃翁心願竟何如。
故園未毀不歸去，怕出偏門過魯墟。」

周作人舊學功底厚實，其文、詩俱有情致，良可讀也。

據考古資料，遠在五六千年前的陝西半坡村新石器時代，栗子就爲人類所食用。到了周代，栗的栽培已相當普遍。古人重祭祀，而栗列爲供品之一，可見其在古代就極爲人們推崇。《史記・貨殖列傳》中還提到，春秋戰國時種植千樹栗的人，其身價跟千戶公侯一樣高貴。

栗子的種類很多，據一千六百年前的《西京雜記》，有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數種；李時珍《本草綱目》中記載的栗，有板栗、山栗、錐栗、莘栗、茅栗等五類。現在一般分板、錐、茅三種。錐栗較少培植，茅栗爲野生。我國板栗聞名天下，其中以京東板栗最享盛名。素以殼薄、顆大、味甜、香糯四大特點聞名的天津板栗等就是其中的上品。板栗在國際市場上有「中國甜栗」之稱。早在公元一世紀時就是遠銷西方的出口商品。栗子不僅營養豐富，而且口味也好。在宋代詩人范成大筆下，它幾乎被譽爲群果之冠：「紫爛山梨紅皺棗，總輸易栗十分甜。」但栗子的甜，與其他果品的甜又不一樣。晉人陸機說它「甜美味長」。因吃法不同，其甜各異：生栗甜脆；風乾了吃，味更甜醇；煮熟或蒸熟吃，熱烘烘甜糯糯香噴噴，又是一番雋永風味。杜甫有句云：「山家蒸栗暖」，把山民吃栗的情景寫得極有生氣。

恨爹不成「剛」

齊　夫

自由談

「恨爹不成剛」，是二〇一〇年十二月開始傳播的網絡「名言」，受到上百萬網友熱捧，稱之爲二〇一〇年年度最給力語句。

不言而喻，此「名言」是根據二〇一〇年熱門事件「李剛門」而創造的，模仿自俗話「恨鐵不成鋼」。剛：指李剛，河北大學車禍肇事學生李啓銘的父親，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長，李啓銘在肇事後，說了一句「我爸是李剛！」而「恨爹不成剛」的意思，則是慨嘆爲什麼自己的父親不是特權階層，不能給自己提供保護，觸犯了法律也可以通過種種手段逃避追究。

眞佩服網民的智慧，鐵與爹，鋼與剛，只換了兩個字，就讓這一句人人皆知的市井老話頓時成了時髦的網絡名言，社會上各種各樣依仗家庭權勢而爲非作歹橫行無忌的怪現象，被這一句話給高度概括了。曾幾何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還激勵無數莘莘學子寒窗苦讀；可慢慢的，這句話就變成了「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讓那些學業優秀而出身貧寒的學生感到心寒；沒想到，如今又演變成「恨爹不成鋼」，一場「拼爹」大戰打得如火如荼，一面是父母望子成龍，一面是兒女「望爹成龍」。作爲印證，網上還有另外一段話也流傳很廣：「在幼兒園搶橈子——『我爸是科長』；在小學欺負同學——『我爸是主任』；在中學搶女同學——『我爸是處長』；在大學軋死女同學——『我爸是局長』。」因爲有個「剛爹」——成「剛」的爹，寧夏吳忠那個學業很差的馬姓青年就能夠步步蓮花，左右逢源，順利「考」進公務員隊伍，遇到有人不滿時，還有公安局保駕護航，不惜成本，跨省追捕。因爲沒有一個「剛爹」，學業優秀的甘肅省圖書館助理館員王鵬，就因爲網上揭露舞弊，遭到了吳忠市公安局警員的跨省刑拘，還多虧了輿論支持，要不然，說不定他現在還在監牢裡度日如年呢。

有個「剛爹」，當然不僅僅只限於觸犯了法律可以通過種種手段逃避追究，好處可是太多了。福建屏南縣財政局量身定做，面向全社會「公開」招聘，但「巧」得很，全部條件只有一個人合格，原來是她有個「剛爹」——某市副市長。時下，這種走後門的事情不敢說「比比皆是」，至少是「屢見不鮮」，到底有多少，只消查查那些壟斷行業、肥缺部門、油水厚單位裡的一些非正常途徑進來者的家庭背景，看看其中有多少家有「剛爹」的，就可想而知了。

有個「剛爹」固然可以傲睨天下，如果沒有「剛爹」，有個「剛叔」也能橫行霸道，日前，溫州一青年酒駕又打交警的肇事者狂妄揚言：「我叔是金國友！跟老子作對的話非弄死你們不可！」金國友便是永嘉縣公安局副局長。再退一步，「剛叔」也沒有，有個另類的「剛爹」也可濫竽充數。近日，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一學生帶着自己的父親等三人，闖進該校學生宿舍毆打自己的同學。衝突中，有二十一名學生受傷，他們證實，這名學生一邊打人一邊在走廊上高喊：「我爸是黑社會的，今天要把你們都打一遍。」這位學生的父親，頂多算是一個山寨版的「剛爹」，就囂張到這個樣子，他要眞有一個貨眞價實的「剛爹」，那就讓人簡直沒法子活了。

世有「剛爹」才有「剛子」，沒有「剛爹」撐腰，「剛子」也掀不起大浪。而「剛爹」們多了，法律就失去尊嚴，規章就成了兒戲，社會就沒有了公平，和諧也是一句空話。因而每個握有權勢的人不妨自問一句：我是「剛爹」嗎？